

读书笔记

《小品探究》淪性灵,中郎异代有知音
——读翁心诚《袁中郎小品思想探究》

□ 谢葵

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书特点有三:一是继承性,运用了最新学术成果。作者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熟悉原典和前沿研究动态,还有世所罕见、鲜为人知的三种袁宏道著作:《珊瑚林》《金屑编》《德山潭厘》。旁搜远绍、阅中肆外,研究方法与时俱进。二是原创性、开拓性。公安受佛教影响甚早,二圣寺始建东晋太和三年(368年),至此佛教氛围浓郁。晚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蔚为风气,此乃学界所公认。王阳明援佛、道思想入儒而创心学,与禅宗关系尤切,佛禅思想成为士人和民间生活的标配,作为时代精英,袁宏道概莫能外。作者对中郎佛学思想阐发抽丝剥茧,烛幽探微,必得真谛而后止。三是系统性。翁先生《袁中郎佛学与西方合论初探》《袁中郎小品思想探究》《袁中郎禅学要解》三部曲自成体系,又各有侧重。把握中郎佛学的前期重视禅悟、中期摄禅归净与后期以净摄禅的总体趋势。既照顾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佛学知识,又顾及了中郎著作的整体精神。

《探究》体现了作者精湛的学术功力、深沉的文化情怀、深厚的故园情结,是具有荆州气质、荆州特色、荆州内容的优秀学术著作;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是传播荆州文化、荆州故事、荆州声音的原创精品。

翁先生的学术操守和治学态度足为矜式

当前,学术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人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有的人逃避现实、闭门造车;有的人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作者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禁得起诱惑,守住了学者底线。

作者为杏坛耆宿,终身执教。退休后才出版第一本书,可谓“厚积薄发”。如果不克服浮躁心态,不摒弃功利思想,是难以做到“真求知,求真知”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翁先生在三袁研究领域孜孜矻矻、默默耕耘几十载,如果今天不开这个会,相信在座一半以上的人还不认识他。

《述而》一章,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美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想,这句话评价翁先生也恰如其分。

公安派研究的当代意义

公安三袁是本土文化的瑰宝,是荆州得天独厚的文化品牌。小修说:“变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诗,变于屈子。三唐之诗,变于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胜于吴越,而胆胜之。”(袁小修《花

雪赋引》)中郎诗云:“穀水温风解冻时,家家饤得雪玻璃。凭将野意酬君子,饱食西窗读楚辞。”(《食笋时方正月》)林语堂说公安派文学主张与胡适文学革命所言,如出一辙。周作人说:“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自古及今,无出其右,就连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也不及这八字说的得要领。”所以,公安派上承屈子辞赋,下启五四文学革命,对文化传承有承前启后之意义。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仍有现实意义,为当前的文艺创作提供鉴戒。三袁首先反对厚古薄今,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二是反对字比句拟,主张推陈出新。三是反对依傍古人,主张见从己出。四是力主文质说,强调质的重要。五是推崇通俗文学。他们论诗强调性灵,认为诗文应“任性而发”,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其诗尚妙悟,贵创造,任性率真,多为即景抒情,表达热爱自然、厌恶拘束、狂放不羁的个性。但也有不少关心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底层的忧国忧民之作。如《索通谣》写东南地区因富庶而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猛虎行》鞭笞矿监税使的贪婪凶残。《古荆篇》揭露张居正奢华的生活,并对他死后被抄家籍没表示同情:“荣枯翻覆竟何言,昨宵弱水今昆仑。无人更哭西州路,有雀还登灵柩门。汉恩何浅天何薄,百年冠带坐萧索。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砢。”

在电脑写作、全民写作、自媒体盛行的时代,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反对模拟抄袭,仍是金科玉律。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创新和文化创意,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没有生动鲜活、深刻准确反映时代发展的优秀文化创造者和创新者出现,文化自信就没有依托。

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目的。公安派推介需普及,研究需深入,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很多课题可做。如焦阅李卓吾与公安派、袁中郎与通俗文学、公安派国际影响及海外传播、公安派成员分布规律等。

中郎24岁举进士,26岁任县令。袁小修为乃兄作的《行状》称“有知之处,谓其识如王文成,胆如张江陵,假之以年,天下事终将赖之。”可见其政治抱负,但学界对袁氏政见的研究迄未透彻。

翁先生和家父同庚,三部曲可以视为是他一生的学术总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也是他终生不渝的文化信仰和精神追求。既蒙赐书,又得海谕。敬赋一律,以志感谢:

恰似龙湖富梓林,性灵妙悟出童心。
略读八识破迷障,详解三袁证梵音。
天纵奇才人已备,地经浩劫矿难寻。
是翁篋锯据鞍马,我读《流风》泪满襟。

读书心得

湮没在故纸堆里的国画大师

□ 陈伟雄

他是一位天才画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叱咤京城,誉满扶桑。他的艺术造诣极其深厚,才气和名气不输于齐白石,然而天妒英才,造化弄人,盛名之下的他又匆匆离世,让人唏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坛上,他的身影如一颗璀璨的流星瞬间划过天空,又悄然落在故纸堆里,以致80多年来鲜为人知。

近日,读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黄材著著作《王梦白传》,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了这位叫王梦白的草根画家短暂而灿烂的一生。

王梦白,出生于1888年。幼年喜读书绘画。27岁那年,王梦白从偏僻的浙西来到上海发展,得到了国画大师吴昌硕的指导。五年后他又来到北京,得到了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的赏识。在陈师曾的点拨下,王梦白改习画法,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1929年,王梦白东渡扶桑,在东京、大阪举办个人画展,轰动画坛,被盛赞为“中国第一画家”。然而在他声誉达到顶峰时,旧疾复发,手术失败,葬送了他的生命,也葬送了一代天才画家。

王梦白作画以随意见长,不拘谨,不墨守成规,兴之所至,一挥即就。他的创作有三快:眼快、手快、心快,这得益于他平时对动植物深入细致的观察,使他的作品腕底生辉,趣味横生。1925年新月社聚会上,王梦白的《水墨三色猪》,因其娴熟高超的绘画技艺,使他名噪艺林,传为佳话。

《王梦白传》一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王梦白和齐白石之间的过节。王梦白和齐白石都是中国近代画坛上的两位高手,他们师出同门,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同样受到陈师曾的厚爱和指点,只是两人性格迥然。王梦白自傲,口无遮拦,对比自己年龄大、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有些瞧不起,经常以各种方式讥讽齐白石,两人因此结下矛盾。但他们的关系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不堪,两人多有合作。据说齐白石在遭受王梦白的讥讽后,不计前嫌让自己三个儿子都拜王梦白为师,曾一度成为京城画坛的一段佳话。在王梦白去世时,齐白石老先生不顾高龄,慨然与陈半丁、张大千等人联系筹备治丧办事处,担当起为王梦白家属举办王梦白遗作展览,筹集款项,料理后事,安置遗孤的重任。可以说,齐老完全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王梦白传》共分七个章节,每个章节按时间顺序排列,再现了王梦白跌宕起伏的一生。该传记文笔行云流水,既有传记特点,又有散文味道。文风诙谐幽默,清灵雅丽,对方言俚语、民俗风情的描写极有韵味。正如著名美术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陈传席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作者并没有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惯用夹文夹白,屈屈聱聱,貌似学问高深,实则迂腐酸朽;也没有斤斤于繁缛的考证,让外行读者晦涩难懂,不堪其烦,而是基于史实,将专业术语化为轻松的文艺笔调,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一个鲜活的艺术家”。

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在《王梦白传》里作者渗入了自己的情感,有对王梦白孤苦身世的同情,有对他才气的欣赏,也有对他过早陨落的惋惜。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也是站在客观角度,不因人废言,而是有自己的观点,对王梦白的性格缺陷不掩饰,也不至于否定,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只存在于教科书的人物血肉逐渐丰满起来。其实在民国这个山河离乱而又文气蓬勃的传奇年代,这些活跃在文化前沿的艺术家们本该这般鲜活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只是每个人性格不同,命运也就不同,就像盛名之下的王梦白,其艺术生命还未来得及沉淀就过早陨落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画坛的一大损失。

书香一瓣

沈石溪的长篇动物小说《狼王梦》讲的是一匹名叫紫岚的母狼,为了实现丈夫的遗愿,让后代能成为狼王,坚韧不拔地训导自己的孩子成为强者。作者在小说中制造的一个个冲突展现了主人公紫岚一往直前的冲劲儿,让读者为之动容。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冲突,让勇敢无畏的紫岚敢于向不可抗拒的命运说“不”!小说中恶劣的自然环境将紫岚推向命运的转轮。身怀六甲的紫岚在与猎狗的纠缠中不幸分娩,来势汹汹的暴雨又将她与孩子逼上绝境。由于产后虚弱,紫岚最后一个孩子没来得及转移,溺水而亡,紫岚含泪吃掉它换来了奶水,也换来了其他四只小狼崽生的希望。对紫岚不友好的自然环境将她拉扯到了人生最低谷,但逆境并未打倒她。相反,她内心深处倔强的与凶猛随着这恶劣的环境被激发出来,带着四只小狼崽的紫岚从此一直与命运抗争。环境无法改变,改变的只有自己。

与极度渴望成功的内心冲突,让急功近利的紫岚将孩子们送上生存竞争的祭坛。对梦想的渴望让紫岚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老大黑仔丧身金雕口中,老二蓝魂儿身陷猎人陷阱,老三双毛死于群狼爪下。让孩子成为狼王的疯狂计划让紫岚见识了命运的无常。老大惨死后,紫岚并未醒悟,反而将目光转移到老二身上,老二死后又将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对成功的渴望犹如一支利箭狠狠地扎进了她的内心深处,它不再是“母亲”,而是为了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战士”。紫岚的作为代表着狼世界的一种价值观与生存逻辑,但是这种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生命意志却是地球所有生命体的本质。

与残酷生存竞争的社会冲突,让努力拼搏的紫岚为理想与信念作生命的最后冲刺。仇恨儿子篡夺王位的紫岚已被狼王视为眼中钉,要再继续下去,便要像狼群彻底遗弃,紫岚选择前者。媚媚是她唯一的亲人,也是她实现梦想的唯一稻草。为了媚媚的后代安全降生,紫岚与最大的威胁金雕同归于尽了。紫岚的死与媚媚孩子的神奇地交汇在尔玛尔草原上空,这是她一生守护的心血,更是她顽强生存、坚守信仰的见证者。紫岚悲壮的一生在这里划上句号,她为理想与信念作的最后冲刺换来了五只小狼崽的平安降生,它们肩负着“成为狼王”的使命,更肩负着紫岚一生不屈不挠的信念。

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斗的紫岚结束了她短暂追求梦想的一生。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顽强生存、努力拼搏、坚守信仰、追求辉煌,这是紫岚生命进化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力量源泉。



读书心得

生命不止,希望不灭

□ 左坤

如蝼蚁,死如草芥。”

再如《木头隐士》一篇,写追求艺术、自我折腾的木先生借钱不还,后来竟连电话也不接了,于是就想,如果把欠条撕掉,不是什么都好了吗?对此,丰川仿佛豁然开朗:

“这么简单的事,怎么会想不明白呢?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你的欠条我撕了,所有的债务免除,双方安好!”

做完这个动作,我的心一下子从未有过的平静和踏实。

后来,他又接听我的电话了,言语恭敬。是的,什么叫舍得?舍去了区区几万块钱,得到了一个对我心存感激的木先生。一念之间,两个世界,什么物象都没有变化,只是心动了一下,什么都变化了。”

散文集的书名,源自其中的一篇《心有原乡》,在该篇结尾,丰川如是写道:

“一种现实的悲凉宿命,一种信仰的悲壮寻找,让我悲欢交集。

他是幸福的,他的幸福在于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真实;我也是幸福的,我的幸福在于我能把虚幻想象成真实——这就是信仰的差异。

吃完干粮,他把壶里灌满了洱海的水,对我说他要启程了。我问他下一程去哪里?他说去他的家乡。

他发动摩托车,向我挥了挥手,一骑绝尘,消失在绿色的田垌之中。我立在那儿,穿云入雨处,看见1600多年前,陶潜曾在骏奔,唱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先知的陶渊明点醒世人:“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身体寄托在天地间还能有多少时间?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听凭自然的生死安排?可惜,被囿于城中声色犬马的人,有几人能叫醒这对灵性的回归呢?”

2008年,丰川45岁,他晚来得女,卖掉健身房,专心培育女儿笑矣。第二辑《温暖如果》,其实就是一部当代“育儿经”。第三辑《踏歌行》,多为游记,人景交织、情景交融,与前两辑相比,抒情味较浓,是典型的“生活在远方”的写照。其中《小七和阿飞》中的小七,所写就是他的外甥女。小七身上,似乎也有丰川独立不羁、自由洒脱、诗意盎然的影子,是否经由她母亲的基因遗传,流淌着与丰川同样的血液?

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集《原色人》,到三十多年之后新世纪的散文集《原乡》,丰川所追求的内涵其实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原始、本色、自然、质朴、纯真、幽默、达观……

常听圈内人言道,某些人仿佛就是为艺术而生的。看看丰川的人生阅历,读读他的《心有原乡》,莫非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丰川也是这类为艺术所生之人?

痴心不改写“春秋”
——丰川散文集《心有原乡》序

□ 曾纪鑫

他一直写诗,还写散文、小说。自重续前缘,两人也就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上月中旬,他说编了一本近些年创作的散文集准备出版,请我写序。

《心有原乡》是丰川的第一部散文集,当我读完书稿,不得不说,丰川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简直有点“大喜过望”!所选近40篇散文,有超过一半的篇幅堪称优秀之作。

集中所选篇章,多为叙事散文,无论写人,还是纪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其中不乏传奇色彩。比如《皇帝的新装》中的杨帆,满口大话、空话、假话,其实他的谎言没有多少“含金量”,假到不须求证,一听便知是假。但他就在这种自我吹嘘、自我编织、自我陶醉的幻境中,演绎着一段“风生水起”的苦乐人生……

我问丰川,你写的这些人物都是真的吗?他说都是真人真事,包括那些细节也是。于是,《心有原乡》在我眼里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这是他生命的积累沉淀,是他人生的“春秋”历史,是一部别致的《丰川自传》。他的生命轨迹,特别是南下深圳后的历练,经由这部作品,在我眼前变得鲜活起来。

丰川不仅笔耕文学,还在绘画、雕塑方面颇有造诣。刚到深圳,就开了一个雕塑工作室;后来迷上健身,索性开了一家健身房;经商只是手段,目的还是从文,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除文学创作外,他还为各种美术报刊撰写美术评论……

由诗歌转向散文,丰川写出的是一篇篇富有诗意的美文;有美术功底作支撑,往往寥寥几笔勾勒,所写人物就呼之欲出;而曲折传奇、活灵活现的叙事,元素铺垫与照应,使得这些散文又具有了小说的元素与色彩,好些篇章,其实也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的;身居异乡,他笔下的语言、描写的风物、营造的氛围,仍保留着浓浓的家乡韵味,如《乡骂》《隔墙有耳》等,让我们重新回味、体验了一把遥远的荆楚风情。

如果仅仅局限于描写真人真事,丰川的散文也就“不过尔尔”,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往前继续推进。他的深沉思索,使得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富,并将其升华到思想乃至哲学的高度。这,也是他散文的出彩之处。

比如《赤发鬼吴佑平》,在状写小人物的悲哀与忧伤之后,丰川感慨不已:“这赤发鬼,生如蝼蚁,死如草芥,他肯定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一个人那么深刻地纪念着他。从他的身上,隐喻出整个人类在迷惘归宿面前的一种悲凉宿命,不管你是一缕缕之徒或者周左布衣,不管你‘武功’如何高强,在同一个文明维度上,虽然你用尽世俗的手段满足了肉体的虚幻,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那赤发鬼吴佑平——生



对三袁“粉丝”来说,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端午,三袁兄弟和王以明、龚散木五人同赴麻城访李贽,距今正好430周年。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始知疏淪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我们在此品读翁先生新著,有特殊意义。

翁先生著有袁中郎研究三部曲,计100万字,均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研究公安派历时之久、用功之勤、涉猎之广、钻研之深令人叹服,这部《袁中郎小品思想探究》(以下简称《探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编号:18zda239),我在社科联工作19年,深知项目的含金量。借此机会,对先生新著面世表示祝贺和敬意。

我祖籍公安,儿时就听说过三袁故事,后来陆续读了一些三袁作品及相关论著。很惭愧,浅尝辄止,发明不多。最近拜读此书,有几点体会和大家分享。

《探究》是新世纪以来本土公安派研究的佳作

《探究》以“公安派”主帅袁中郎的小品文原著为据,解读分析其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揭示袁中郎“以儒说佛事,借孔续墨县”的人生态度,阐明袁中郎文学、佛学、哲学的圆融性与一体性,论述袁中郎小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序跋选粹



一晃,与丰川兄相识30多年了。

我们因文学而相识,而结缘,无论岁月怎么流逝,也无论时光怎么改变我们青春的容颜乃至渺小的人生,当初相识的一幕已定格在心灵深处成为一幅永恒的照片——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在故乡县城一所小学任教,突然听得一阵敲门声,打开一看,几位文友来访,其中就有丰川兄。都是文学“发烧友”,所谈自然离不开“文学”二字。那时,文学是神圣的,诗人、作家在人们眼中也是伟岸的,一首诗歌、一篇小说的发表,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大家聊着,真诚而随意,一点也不掩饰内心的躁动与激昂。单调的工作环境、简陋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与情绪,反而激发我们的想象与努力。如今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段青春燃烧的激情岁月!

后来,好像见过丰川一面,得知他出了一册诗集《原色人》;再后来,听说他辞职去了深圳,我也离开了故乡,相互间没了来往,也就断了信息。

直到20多年后的2011年岁末,我应邀回故乡参加公安县三袁研究院成立大会,与丰川意外相逢。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令我感佩的是,置身“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特区,他仍钟情于文学艺术,可谓初心不改、痴情不变。